

四

季



石敏心

Keeping steps with that
restless, rapid music, seasons
come dancing and pass away

— colors, tunes and perfumes
pour in endless cascades in
the abounding joy that scatters
and gives up and dies every
moment.

也許流浪的心已不在乎，但，風
仍風，雨仍雨，仍聚仍散，雨，春夏
秋冬也仍依序排列。

春

女孩是水，男孩是泥，沖不盡的

濁。但我的雙足都陷在泥裏，在春天
來的時候。

從就沒刻意想做什麼的，春天總
是自己來，又自己走的。往年的春天
，都是漫不經心的過，總是遊蕩又遊
蕩。看到天空飛果的風箏，就都不屑
的呶呶嘴，輕輕的哼，我是風，沒有
牽掛也不要牽掛。那時就只瞧得起木
棉花，沒有葉襯，一樣自在而美麗。
每當任起性來，就把頭仰得高高的，
一句應酬話也不肯出口。又哼著：我
是風……

這年春天，他路過，竟就順理成
章的入了我心唯一不設防的缺口。於
是，沒有一杯咖啡香過曼特寧，沒有

一個讚許勝過他的笑容，也再沒有一
種幸福能超越對視的眼神。相伴已是
千千萬萬年，他是前世身旁的巨石，
而我心都是前世存下的花香。

戀上浪子的心是我心甘情願。只
是心兒碎了，片片是他，那驕傲的女
孩走了。我走進了無救的牽掛裏。步
子慢了，性子順了，不再是風，是他
網中的鳥。

沒有人可以說服我：他不是我的
，他只是路過。因為春天是自己來的
，我沒迎，也沒留。

夏

那年荷的季節，葉正密、花正美
，我情不自禁的失足在他的池塘。他
是唯一的天地，唯一的美麗和哀愁，
緊緊伴著我的無依。有時癡癡想著廟
裏求籤的老夫婦；老人一臉虔誠擲杯
筊，老婦却安祥的在旁守著，從不肯
也另外為自己求枝籤。人問，她只笑
呵呵地說：伊好我就好。早已沒了計
較。心是連在一起的，命也是。我小
小的心竟也在期待這種牽連。

許是幸福遭天忌，許是期望太高
，許是年輕的心較無常，他網中竟又
回來了一隻沒走遠的鳥兒。我的心亂
了、溼了，好好珍惜呵護的一份情，
末了竟等著比價拍賣。他相信了我的
驕傲，是走了那份有責任的愛情。對
他，時間是責任，而我綿綿密密一針

針縫起的愛情只有美麗。心酸痛了，他眼中的溫暖却漸漸涼了。始終無語，只禮貌的重覆抱歉。我知道自己輸了，他已是不留情的風，我無力留。

秋

人行道上的婦人一把拉起跌坐在地上哭著的小男孩，看著沒趕上的公車走掉，疊聲罵著不中用。他的膝流著血，臉上盡是淚水和驚惶。陽光寒寒地陰在牆邊。那張臉是我熟悉的，我的春天也是這樣走的。

我的自信就像梢頭的枯葉，一片飄遠、潰爛。一身疲憊教我無力舉步。這才曉得，我的破產便是連心都給當掉了。是捨不得的，父母愛過，朋友護過，長長的日子調養過的。留了那麼久，還是給輕棄了。

許多男孩迎我走來，我接下了他們手上的花，讀著眼中的關懷，却只能反身離去。心在風中哭著，不，他的眼神是藍的。終是在人群中尋他，也許他壞，但我要一個跟他一樣的。有幾次，就真遇上他了，却是讓他冰冷的眼神寒了我的心，說服我：他已不再是他。我才悶悶地相信，原來，溫暖早就一點也不剩了。

說是分了手，背著我我却一次次回到過去的風景裏，把腳印踩得深深的，我不要忘了曾有的，幸與不幸。我就像守墳的女人，守著他跌跌撞撞

的步伐和我年輕唯一的愛情。這心力交瘁竟似一生都賠進去也賠不完的。

冬

鳥兒走了，最好是不回來了。

我呆滯的眼神再也沒清明過。原來，不想一樣是人生。只是，窮了。我心盲了，再不見人間的溫暖和歡樂。我冷冷地走，無所謂地笑著，心中喃喃的是：不在乎。但每陣笑聲仍在風中漾成不褪的凄寒。活著已是多餘，不能愛，也不願被愛。

有時清晨醒來，淚痕將乾未乾，隱隱見他背著離去。怎忍得？我曾是你鍾愛的。一次次把唇咬得灰白，無力的抗議：再不許到我夢裏玩。但謊不過的，那是已上癮的、心愛的遊戲。是自己在折磨自己，不肯把他還給過去。未識他前是孤獨，現在却是寂寞。深，而且，密。

也許，是就只能過人的生活。有時竟發覺駐足在熱鬧的地方，遲遲不肯離去，雖然刺耳。以前是愛笑的，笑聲也總是一籬筐一籬筐。我慢慢的想起那些一起醉在笑聲裏的朋友，有點舊了。尤其是那個愛說我是蓮的人。他們的都不是貼上去的，是一朵朵盛開的花，香，却不膩人。我突然衝動的想把他們都找回來，讓他們陪著我，用長長的歲月，不著痕跡的把心一片片補平。

又見春

春天又到了，鳥兒都回來了。我不再是網中的鳥，是不回去了，雖然戀巢。朋友們笑著迎我，我的花籃也開始有了顏色，不再教空著了，這才知道，我已欠下了許多日子，不能再欠著教明天笑我了。

女孩不能老是十七歲的。

